

小镇上的“光头强”

石钟扬



人间 王泽民 摄

好。乡亲们的一番美意，盛情难却，方医生会设法加倍奉回，如白糖、红糖等凭票供应的稀缺物品。方医生确实是从省里哪个有名的医院调到复兴小镇的，但没听说她是北京的医学教授。

你们这么不遗余力夸耀方医生，是不是有点喧宾夺主？许半仙答：非也。我问：何以见得？他说：程老师留苏六年，回国后据说能进中国科学院核研所。核弹关乎江山社稷，从事此项工程者政审自然极其严格。如两弹元勋邓稼先，父亲邓以蛰是北大美学教授，岳父许德珩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，即使如此他在文革中仍饱受冲击，有仗好友杨振宁的救护，才得解脱。程老师自家成份不低，夫人方医生家庭成份更高。据说政审时，让他在专业与妻子中作出选择，鱼与熊掌不可兼得，江山与美人不能都要。他毅然选择美人，只得忍痛离开科学院。

二

程老师是哪年留苏的？曾任复兴中学校长的金林说，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见中国留学生时，程在现场；据说程还受到过赫鲁晓夫接见。

向外国派遣留学生，是自晚清启动的强国之策。从1951年到1960年代中期，中国先后向东欧及苏联派遣留学生、进修生、实习生18000名，其中16000多名是派往苏联，构成“留苏潮”的奇观。虽严重偏食，但又不得不承认，“留苏潮”中也是人才辈出，他们多成为科技、文化、艺术、教育等领域的骨干，其中有二百多人成为中国科学院、中国工程院院士，还有不少人的走上国家及各级领导岗位。

程老师作为“留苏潮”一万六千学子中的一员，也是万里挑一的人才。苏联教育制度规定给本科毕业生理工科学生授予工程师称号。不如何故，程老师这一国家建设可用之才竟被贬到一个普通中学任教；复兴中学意外获得这么一个海归高材生，理应珍惜。但程老师下放中学，犹如发配沧州的林冲额头打有“金印”。他乍到复兴中学，就有人散布流言蜚语，说他是坏人、危险分子，让学生少接触他。

好在学生多是善良的。他们并

中学时，最难忘留苏回来的程老师，我们背后喊他程光头、赫鲁晓夫。要命，他本名真忘了。

堂弟在电话里这样说。他从小就是我的跟屁虫。1974年年底，堂弟高中毕业就参军入伍，几经磨练，修成正果。近年退下，有闲，常与我电聊叙旧。母校宿松县复兴中学是他叙旧的一个兴奋点。

复兴中学是1958年建的，比复兴中心小学迟办好几年，当初竟由复兴小学校长兼校长。原只有初中部，到1970年才首招高中生。复兴镇面朝长江，背靠黄湖，东拥小孤山，西临石钟山，是晚近被开垦的处女地，曾是松兹少有的富饶之乡，教育事业却相当滞后。程老师应是那小镇那中学的一个奇迹。可惜几十年后，学生连他的大名却都记不起了。

好在网络通畅，我转而以微信求证于许半仙。许1967年毕业于复兴中学，在老岸小学当了几年民师，不爽，甩掉粉笔跑到镇上开起杂货铺，号称许家店。生意撂给老婆，自己成天看杂书，揽杂事，人称许半仙。接过话题，许半仙果然滔滔不绝：

我是1965年下半年念初二的，程老师上我班物理课。复兴医院有位方医生，身材、面相优美迷人，气质高雅，偷望一眼都会心跳加快。他正是程老师的老婆。我刚找她同事确认过。

他继续说，当年医院流传一个笑话：平日不大洗衣服的方医生，有次竟动手洗衣，同事很奇怪，便问她怎么回事？她说：洗衣机坏了。众愕：哪来洗衣机？那时整个中国都难见洗衣机。她笑答：程老师病了。

程老师哪年到复兴中学的？许半仙回答，昨天我问了一个我班记性较好的同学，他清楚记得程老师是我们一年级快放暑假时来的。一个板车佬从轮船码头拉来几只大木箱，里面装的多是书，这就是程老师的全部家当。

了解更多程老师的故事，半仙将旅居厦门的胡女士的微信推给我。我喊她胡老师，她说不敢当，叫我胡妹即可。胡妹是复兴中学1968年届的学生，她先生曾在学校教过语文，公公当过校长，她学生时代即爱好文艺，晚年在女儿的带动下写起了网络文章。她以女性的视角，写方医生更生动：

方医生端庄美丽，齐耳短发。是北京一个大学的医学教授，为了

陪伴落难的丈夫，也调到我们小镇的医院，做妇产科的医生。她为当地的妇女不知看好了多少疑难杂症。

堂弟也说，方医生在复兴一方声誉极好。当年我老娘还给她送过鸡蛋，自然是她待病人

立马拂尘，并把床单牵得平平展展。

程老师平日与别的老师极少交往，更不惹事，同事只觉他比较孤高，但不自傲。他乒乓球打得非常好，课余与学生打打乒乓球是他最快乐的事。有年学校授意让他训练几个学生选手，准备参加县里的乒乓球赛，后因汛期发大水未成行。

三

如果没有那场运动，即使用非所学，程老师也会与妻子儿女在小镇上平静地生活与工作。

1966年6月以后，复兴中学教学程序基本瘫痪，程老师却最早被下课，并被斥认为复兴中学的赫鲁晓夫。

许半仙记得，第一批贴出程老师的大字报，程看后恭恭敬敬一字不漏地抄下，并在第二天贴出“我的声明”，不长，就简短的几句话。具体内容现已记不清，只隐约记得说：我是忠于祖国的，忠于人民的。结句是“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，让时间去见证吧”。接着他遭到了更猛烈的炮轰。

半仙说，他的一个同学记得，有次程老师被押到复兴街上批斗，回来在房间对着墙上的领袖像哭。押送的学生却把他的大木箱一一打开翻查，里面多是外文资料。他们看不懂，也就不了了之。

许半仙说，在那些日子里，程老师日常有两门功课，一是接受批斗，一是挑大粪浇园。校园内有上十亩菜园，过去是工友与学生劳动课的园地，几年来由程老师一肩承担。一担大粪百来斤，程老师成天挑天天挑。菜园主要种南瓜，学校人多粪多，有机肥充足，亩产可近万斤。每到瓜熟季节，满园金黄，煞是好看。堂堂科学家被改造成了种瓜能手，保证学校在折腾期间蔬菜的供应。苦并欣慰着。尽管“程光头挑大粪”早成市井熟视无睹的街景与笑料。

堂弟说，后来，学校让程老师负责校办工厂，由农转工，虽属“废物利用”，他却乐此不疲。开始是弄废塑料，回收，加工成新的塑料制品。许半仙说，更有社会效益的是黑光灯诱蛾。复兴区是长江中下游著名的棉花基地。全区有六十来个大队，每个大队有六到八个生产队，每个生产队有400到500亩棉花，共有几十万亩。棉蛉虫是棉花的天敌。黑光灯出现之前，主要靠打药水与人工捕捉成虫。虫灾严重的年份棉花减产过半，加上种子化肥成本，农民一年白忙甚至还要倒搭。自从有了黑光灯则大为改观。每个生产队十到二十个黑光灯安置在棉地里，晚上按一下开关就亮，一时间几十万亩棉地几十万盏灯光闪烁，与星空相辉映，成为复兴大地最美的夜景。飞蛾扑火，掉入柴油水中即死。灭蛾乃灾害虫之种，一盏黑光灯一夜可诱杀几十乃至几百只飞蛾。一只飞蛾能产几百乃至几千颗虫卵，一卵一虫，一条虫能伤害二十到三十个棉桃。灭杀如此巨量的害虫，为确保棉花丰收提供了科学保障，真是功德无量。

相比那些老同学们在运动中的遭遇，程老师处于天高皇帝远的一隅，虽受了些委屈，终未遭大罪。应算不幸中的万幸。当然，他最终还是离开复兴中学，走上新的科研岗位：淝上科学岛。

